

## 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宫廷教师研究

王昕璐，张斌贤

**摘要：**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的来源、宫廷教师的教学内容及宫廷教师的管教方式均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表现上看，传授文化知识的这一类宫廷教师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与教师密切相关的薪资待遇却在此过程中未得到明显的提升。这一矛盾现象表明应重新认识知识和传授知识的宫廷教师的地位。系统梳理与呈现这一矛盾、分析矛盾背后所体现的宫廷对教师和教育的真实态度，对于理解英格兰宫廷教育、重新思考人文主义对宫廷教育的真正影响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为揭示王权与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窗口。

**关键词：**宫廷教育；家庭教师；教师地位；王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660(2025)04-0147-09

教师是教育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教师通过个体的培养进而起到影响社会的作用。宫廷教师因教育对象的特殊而更为特殊。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从中世纪迈入近代社会。在激烈的社会转向过程中，宫廷教师的来源、宫廷教师的教学内容和宫廷教师的管教方式均发生了转变。

国内研究者在宫廷教师这一研究主题上着墨不多。在教育研究中，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是主要研究内容，教师本身却被忽视；在历史研究中，虽不乏对国王、贵族的研究，但一般局限在有关军事、政治等研究领域，很少有关于国王教育、贵族教育的专门研究。此外，学界对何为宫廷教师尚未有清晰的界定。虽然外文原始史料对于教师的称谓有 *magister* (*magistra*)、*governor*、*tutor*、*master* (*mistress*)、*preceptor* 等，但是国内研究一般将这些称谓笼统地翻译为教师，没有进行区分。这导致不同类型教师之间地位的差别不能被观察到。虽然学界对宫廷教师的研究关注尚有不足，但是，学界对宫廷教育、贵族教育、家庭教师等相关主题的研究较为丰富。学界研究强调不同时期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普遍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都铎王朝，教育经历了从以习武为主到以文化知识教育为主的转变，并且教育得到了更多的重

基金项目：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欧美家庭教师史研究”(22YJA880083)。

作者简介：王昕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张斌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北京 100875）。

视，这些转变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有重要关系。<sup>①</sup>较之国内研究，国外研究相对丰富些。国外有关英格兰宫廷教育的研究中有宫廷教师的相关部分，此外，国外也有对宫廷教师的专门研究。<sup>②</sup>

在探讨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前，本研究需界定“宫廷教师”这一概念。本研究的宫廷教育主要指王子、公主所接受的教育及围绕在王子、公主周围的王公贵族接受的教育。宫廷教师指向王子、公主及其周围王公贵族实施教育的人。虽然在更宽泛的教育定义下，国王和王后也是其子女的家庭教师，但本研究并不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本研究在史料的基础上，以都铎王朝时期英格兰宫廷教师为研究对象，对“谁能被任命为宫廷教师”“宫廷教师选择的教育内容”“宫廷教师管教学生的方式”及“宫廷教师所得到的实际待遇”进行梳理，并将这一时期英格兰宫廷教师的境遇与中世纪时期宫廷教师的境遇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宫廷对教师和教育的真正认识，以及分析这一认识所反映出来的王权与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 一、宫廷教师的来源

从中世纪到近代，宫廷对谁能够被任命为教师有不同的标准，对宫廷教师的称呼也在变化。中世纪时期，任命骑士充当宫廷教师是常见的，他们被称为大师（magister或是magistra），不仅负责学生教育，还总管学生生活。真正的授课教师则是由地位较低的教士（clerk）担任。中古英语诗歌《伊波马顿》(*Ipomedon*)就描述了这种层级式的宫廷教师的职位。王子伊波马顿首先被国王埃尔蒙斯（Hermones）托付给王国内一位有影响力的骑士托洛缪（Tholomew或Talamewe）。“教导这个孩子礼貌，然后是骑士精神和狩猎，教王子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王子成长为一个值得尊敬、谨慎而智慧的人，在狩猎方面，他也是出类拔萃的。”<sup>③</sup>在培养智慧方面，骑士为王子请来一位教士，“教王子书本上的知识，让王子既学习唱歌又学习认字”<sup>④</sup>。骑士始终陪伴王子左右，他伴随王子离开宫廷历练本领，对王子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婚姻提出建议，而教士仅教授王子知识，并不参与陪伴王子的成长。由此，骑士更像是王子成长的总管，他是贵族且享有盛誉，负责王子智识的学者则是不重要的角色。王子的骑士教师的姓名与身份地位被记录下来，而培养王子智识的教师姓名和身份则不可知，这也反映了教师之间地位的高低。

虽然有时对教师的称呼会有变化，但是英格兰宫廷教师却始终存在层级式特点。至1473

<sup>①</sup> 贾迎亮：《人文主义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宫廷教育》，《前沿》2014年第Z5期；肖先明：《近代早期英国贵族传统教育方式的转型》，《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刘丹：《人文主义“新学术”和近代英国公学的绅士教育实践》，《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周亦斌：《传承与嬗变：英国都铎时期学校音乐教育的演进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21年。

<sup>②</sup> 相关文献有：Nicholas Orme. From Childhood to Chivalry: The Education of the English Kings and Aristocracy 1066-1530. London&New York: Methuen&Co., 1984. Edward E. Gordon, Elaine H. Gordon. Centuries of Tutoring: A History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Peter Gordon, Denis Lawton. Royal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Frank Cass, 1999. Aysha Pollnitz. Princely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2015. Morris Marples. Princes in the making: a Study of Royal Educ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Dabis R. Carlson. Royal tutor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91, 22(2): pp. 253-259.

<sup>③④</sup> Eugen Kölbing. Ipomedon in Drei Englishchen Bearbeitungen. Breslau: Verlag von Wilhelm Koebner, 1889, p.7,258.

年，爱德华四世以法令的形式正式任命里弗斯伯爵（the Earl of Rivers）照顾爱德华五世，称其总督（governor）和管理者（ruler）。与此同时，爱德华四世也任命了罗彻斯特大主教约翰·洛克（John Lock）为王子的老师（teacher），以培养王子的美德和机敏。<sup>①</sup>虽有称呼不同，但从职责范围看总督和老师并没有较大的不同之处。爱德华四世写给里弗斯伯爵和罗彻斯特大主教的信显示，总督承担了以往大师（magister）（后被英文master取代）的职责，即管理王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掌舵王子的教育、规定王子的学习时间和控制王子学习期间的交往对象等。同样，罗彻斯特大主教虽然被任命为老师，但并不负责教授知识或技能，他类似于王子的生活总管，负责王子的生活事务（household），还负责王子及王子身边的贵族在语法、音乐和人文方面的教育（training exercises of humanity），避免他们游手好闲或做不道德的事。至于传授文法等具体的教育工作，则由约翰·贾尔斯（John Giles）负责。约翰·贾尔斯被称为老师（master），但不太可能是知名学者或贵族。国王对其奖赏并没有带上贵族头衔，对他仅有的描述只能表明他教授爱德华五世语法，一些文献表明他可能是伦敦的主教，而他当主教的时间也并不明确。因此，直到15世纪，宫廷教师之间仍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大贵族和大主教等地位高的人往往担任王子的总督，对王子所接受的教育作方向上的统领。真正教授王子知识的教师则本身地位较低且并不被重视。

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的身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负责总管王子生活事务、身为贵族的总督在这一时期的教师角色不是突出的，他们不再是占据王子教育世界的主要人物。有学识的教师取而代之。此时，博学或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知名学者围绕在王子身边，此时的宫廷教师才真正“名副其实”。

都铎王朝时期的家庭教师大多数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有的在成为王子的家庭教师之前已获得一定声誉，是当时的知名学者；有的还在大学中任导师，具有教导学生的经验。亨利八世的两位老师约翰·霍尔特（John Holt）和威廉·霍恩（William Hone），都曾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学生。亨利八世为爱德华六世挑选的家庭教师则更体现了博学的特点。爱德华六世的第一位家庭教师理查德·考克斯（Richard Cox），先就读于圣伦纳德·斯内尔肖尔修道院（Snelshall Priory），后又就读于伊顿公学，于1524年成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员，1525年至1526年还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就读。他在担任王子的老师之前，曾是伊顿公学的校长。1544年接任理查德·考克斯的约翰·切克（John Cheke）也曾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就读，罗杰·阿斯坎（Roger Ascham）的受教育经历也是如此。

虽然一些家庭教师的受教育情况还不太清楚，但他们所得到的赞誉表明他们是博学者。约翰·雷德（John Rede）指导亨利七世的长子亚瑟识字，他曾是温彻斯特公学校长。亨利八世早期的家庭教师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被伊拉斯谟称为“英格兰文学之光”，在担任亨利八世的家庭教师前，他曾获得桂冠诗人（Poet Laureate）称号。

## 二、宫廷教师的教学内容

中世纪时期，教授王子语法知识的教师并非被要求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牧师，他们除了识

<sup>①</sup> The Deputy Keeper of the Records. Calendar of the Patent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D. 1467-1477.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00, p.401.

字之外是否有高深知识值得质疑。地位较高的教师大多数有一定的贵族身份，他们围绕在王子身边，但其自身的文化水平不能高估。以骑士为例，骑士并非一开始就是彬彬有礼、谈吐优雅的代名词，其自身所接受的教育也经历了从“尚武”到“礼文”的转变。战乱时代，骑士教育的目标是训练贵族子女跟随君主进行军事征服的能力，骑士的培养重点是武力。在9世纪骑士教育的初创阶段，“世俗贵族尤其是骑士目不识丁、缺乏教养，有些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书写”<sup>①</sup>。在整体的尚武氛围下，骑士在教授王子时，教育的重点并非文化教育；王子只能从父母、专门教识字的教师、有文化的主教等人那里获得基本的识字教育。比如，阿尔弗雷德大帝的母亲要求他和兄弟学习一本撒克逊诗集，阿尔弗雷德大帝在其教师面前朗诵以便自己能在母亲面前背诵诗集。亨利二世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t）的家中掌握了作为外交语言的拉丁语和作为宫廷语言的诺曼法语的基本要领。<sup>②</sup>但是，这些基本的识字教育远远不够，正如阿尔弗雷德大帝所认为的，由于父母和护理者（nurses）的忽视，直到12岁，他还是愚昧的、未接受过教育的状态。尽管阿尔弗雷德大帝幼时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但是“他的兴趣无法被满足”<sup>③</sup>，宫廷教师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王子的军事技能。此外，之后成为王子导师的骑士自小接受良好的礼仪训练。12世纪中期以后，骑士教育进入“礼文”时代，贵族从小需要在家中或是在更高一级贵族家中习得良好的品德和贵族的礼仪风度。由此，相应地，由贵族教师培养王子的美德及教授其礼仪也是宫廷教育的重要内容。爱德华四世要求里弗斯伯爵和罗彻斯特大主教使王子具备文雅的风度，还要监视王子周围侍者的行为以避免王子沾染恶习。<sup>④</sup>

都铎王朝时期，本身为博学者的宫廷教师致力于将古典名著教授给王子，以培养王子的智识。此外，正如社会发生了转变一样，这一时期越来越需要的不是领兵作战的技能，而是依靠古典名著培养的良好的外交技能、举止、治国才能及智识。从亨利七世为子女聘请的宫廷教师开始，广博学习古典名著成为宫廷教育的特色。亨利七世之子亚瑟的导师、法国盲诗人伯纳德·安德烈（Bernard Andre）洋洋自得地夸耀亚瑟的学习成果：“亚瑟在不到十六岁时就能记住或自己翻阅24本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著作，其中包括流行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 da Verona）、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及西塞罗最受欢迎的著作。”<sup>⑤</sup>亚瑟的弟弟，后来的亨利八世，被老师约翰·斯凯尔顿夸赞：“学会了拼写英格兰的荣誉，我给他喝了赫利孔山晶莹剔透的甜泉水，让他结识了九位缪斯女神。”<sup>⑥</sup>

与此同时，王子的身体训练及礼仪培养并没有被忽视。在亨利八世身为王子时的一天的日程安排中，既可以看到丰富的知识教育，也可以看到对王子的身体训练以及礼仪培养。王子在早起

<sup>①</sup> 许清明、王云裳著：《英格兰贵族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6页。

<sup>②</sup> [加]卡洛琳·哈里斯著，王静译：《养育天之骄子：欧洲王室教养的千年演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

<sup>③</sup> R. B. Morgan, M. Litt. *Readings i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from Pre-Roman Days to A.D. 1272*.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35.

<sup>④</sup> R. B. Morgan, M. Litt. *Readings in English Social History A. D. 1272-1485( Volume Two)*.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91.

<sup>⑤</sup> Robert Hutchinson. *Young Henry: the Rise of Henry VI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p.37.

<sup>⑥</sup> Morris Marples *Princes in the making: a Study of Royal Education* London: Faber and Fuber, 1965, p.20.

听晨祷后，会在6点钟参加弥撒，早餐后的课程包括数学、逻辑、法律、语言和骑士故事。上午大约10点，王子用餐，然后参加武术活动，有时比武，有时骑马或步行并用钝器战斗，有时学习使用剑或战斧作战。王子在下午四点用餐之后是音乐课。都铎王朝时期，音乐成为宫廷和国家礼仪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sup>①</sup>

由此可见，宫廷教师一直担负王子的身体训练、智识培养、礼仪习得的职责。不过，不同时期，因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和教师自身学识不同而有所侧重，中世纪时期，重视对王子身体训练是因为国王的主要职责是率领军队征战疆场，只有具备丰富军事经验的成年男性才有资格登上英格兰王位。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更注重培养王子的智识教育，正如乔治三世任命的导师赫德所言：“关注实用和重要的东西，而不会对任何主题进行任何好奇而细致的探究。王公贵族所应学习的，仅仅是那些在塑造王公贵族的身份和品格上能够派上用场或起到装饰作用的知识。”<sup>②</sup>

### 三、宫廷教师的管教方式

中世纪时期，体罚是教师常用的管教方式，但是体罚并非表明教师教育手段的残忍，而是父母与教师的“爱”与“责任”的体现。所罗门王在《箴言》中告诫世人：“不可不惩治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便可救他的灵魂免于地狱。”中世纪时期，王子的教育同样与训诫、惩罚联系在一起。亨利五世任命其堂兄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成为其子的总督时，其任命书特地设定了一条规则：“如果王子疏于学习，或犯了任何错误，或做了任何违反我堂兄指示的事情，我就赋予他充分的权力、权威、许可和合理的指示，让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惩罚王子。”这一任命书表明，在教育过程中，惩罚是普遍存在的，以至于王子应该习惯于被惩罚。<sup>③</sup>

都铎王朝时期，教育体现出人文主义与教育传统之间的冲突。在人文主义教师的理想中，教育应充满对人的关怀。16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培养贵族子女的著作出于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和罗杰·阿斯坎之手，艾略奥特对爱德华六世的导师理查德·考克斯的教育理念有重要影响，罗杰·阿斯坎则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师。在艾略奥特的《总督》（*The Governor*）一书中，他重提古希腊和古罗马教育家在教育过程中对天性、兴趣的重视。他认为导师的首要职责就是要了解学生的天性，了解学生喜欢什么，对什么有兴趣；导师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需要用言语扬长避恶。“如果学生生性彬彬有礼，爱怜人，心地自由宽厚，贤明的家庭教师应特意表扬学生的这些美德，他还要向学生宣布，这些美德会给他带来怎样的荣誉，怎样的爱，怎样的财富。如果有人的性情与此相反，则应尽可能多地表达对其恶行的憎恶。”<sup>④</sup>具体到教学方法上，艾略奥特反对当时普遍采用的体罚。他反对用暴力强迫贵族学生学习，认

<sup>①</sup> Peter Gordon, Denis Lawton. Royal educ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Frank Cass, 1999, p.26.

<sup>②</sup> M.L. Clarke. The Education of Royal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George IV and William IV.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78, 26(1), pp.73-87.

<sup>③</sup> Sir Harris Nicolas.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 Volume III). [S.l. : s.n.], 1834, p.52.

<sup>④</sup> Thomas Elyot. The governor. London: J. M. Dent& Sons Ltd, 1962, p.20.

为应当按照昆体良的建议，用孩子们喜欢的方式，如“赞美和漂亮礼物来甜言蜜语地诱惑学生学习”<sup>①</sup>。即便是进行枯燥的语言训练，也要“以最温和的方式叫他们用拉丁语提出要求”<sup>②</sup>。艾略奥特也认识到儿童性格中争强好斗的特点，让学生与比他地位低的同伴一起上课，让他们之间争论。艾略奥特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娱乐。此外，艾略奥特认为家庭教师要注意节制，在教学过程中不能让学生因为持续的学习而感到疲惫，教师可以在学生学习语法知识的过程中穿插演奏乐器等不影响贵族荣誉、身份但却令人感到愉快的学习内容。同样，罗杰·阿斯坎在书中多次提到反对以暴力强迫学生学习，强调爱与温柔。在教学中，罗杰·阿斯坎曾使用双语翻译法而非机械背诵的方式教授幼时的伊丽莎白女王。女王在学习过程中很少正式专门学习希腊语或拉丁语的语法，只是每天上午不间断地翻译德摩斯梯尼和伊索克拉底的两部著作，每天下午翻译塔利的部分著作，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伊丽莎白女王对两种语言的理解力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sup>③</sup>受艾略奥特影响的理查德·考克斯也考虑到儿童受教育的特点，尽量使教育充满趣味。他尝试使用渐进式的教学方法，把学习句法和语法变成一场军事游戏。在游戏中，词语成为敌人，王子所要做的就是像他父亲打败法国人那样，攻击“敌人”。

虽然人文主义教师竭力倡导以温和的方式教导学生，但是当王子不听从宫廷教师的教导时，宫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偶尔也会体罚学生。理查德·考克斯使用的军事游戏方法一开始很有效，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维持下去。当理查德·考克斯试图让爱德华记住《箴言》的选段并听他自己的道德演讲时，爱德华公开表示反抗。这时，游戏的方式被暂时放弃，理查德·考克斯违背自己的原则，对爱德华进行体罚，从此获得了王子的服从。<sup>④</sup>由此可见，体罚在宫廷教育中一直存在。

宫廷教师可以对王子施以惩罚，并不意味着宫廷教师对王子拥有绝对控制权。宫廷教师常面临要学生听从自己与王子地位远高于自己的矛盾。贵族总督被授予惩罚王子学生权利的同时，尚且被强调“（君主）或任何其他人将来都不会因此而弹劾或骚扰（沃里克伯爵）”<sup>⑤</sup>。总督之下的平民教师则不能对不听话王子施以体罚。此外，一些传说故事也侧面反映王子的教师在教导王子时的谨慎态度。传说当王子犯错，导师不会鞭打王子，而鞭打其周围的学生，这既没有冒犯王子的身体也达到对王子的震慑作用。巴纳比·菲茨帕特里克（Barnaby Fitzpatrick）与爱德华一同接受教育，当爱德华犯错，巴纳比·菲茨帕特里克被当作代替王子接受惩罚的人。<sup>⑥</sup>教师惩罚时的谨慎态度实际上揭示了教师真正的地位。即便在教学场所，教师从来没有获得完整的权力。在贵族看来，教师的真正身份正如索福博勒斯在菲利普王子疑惑教师的地位以及自己作为王子是否应该臣服他们时所总结的那样，“（国王任命他们）确实是让他们成为你的仆人，（国王）希望他们像眼睛、耳朵、灵魂和心灵一样，永远为你服务”<sup>⑦</sup>。

<sup>①</sup> Roger Ascham. *The Schoolmast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p.87.

<sup>②③</sup> Thomas Elyot. *The governor*. London: J. M. Dent& Sons Ltd, 1962, pp.17,17.

<sup>④</sup> Morris Marples. *Princes in the making: a Study of Royal Educ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5, p.26.

<sup>⑤</sup> Sir Harris Nicolas.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 Volume III)*. [S.l. : s.n.], 1834, p.52.

<sup>⑥</sup> John Gough Nichols. *Literary Remains of King Edward the Sixth*. London: J.B. Nichols and Sons, 1857, pp.69-70.

<sup>⑦</sup> Foster Watson. *Tudor School-Boy Life: The Dialogues of Juan Luis Vives*. London: Frank Cass&Co. Ltd., 1970, p.174.

#### 四、宫廷教师的待遇

从宫廷教师的薪资来看，宫廷教师<sup>①</sup>一职并不是理想的职位。中世纪时期，对比总督，身份更为普通的语法教师的薪资更微薄。约翰·萨默塞特（John Somerset）被任命为亨利六世教师，他作为皇家医生的薪资达40英镑。<sup>②</sup>当约翰·萨默塞特被亨利六世的总管沃里克伯爵任命为教授王子文学、培养其美德和教导他敬畏上帝的教师时，约翰·萨默塞特的薪水大大缩减。1429—1432年，他的年薪实际上缩水到40马克，相当于26英镑13先令6便士。<sup>③</sup>教授爱德华五世语法知识的贾尔斯在教授王子和各公爵语法方面表现出色，即便如此，也只是在1476年5月1日奖赏他每年可从埃克塞特港和达特茅斯港的关税和补贴中获得20英镑。<sup>④</sup>

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虽然受到重视，但没有获得较多的财富。从1486年11月起，安德烈每年能够得到10英镑的报酬<sup>⑤</sup>。亨利七世解释道，这是“考虑到牛津大学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通过安德烈的教学提高品德修养和获得学识”。安德烈担任宫廷教师后，亨利七世没有给予更多的报酬。在安德烈任导师期间，即便获得了奖赏，也是国王希望奖励其作为盲人诗人的贡献。<sup>⑥</sup>1515年后，安德烈的报酬才变成24英镑的养老金。在其他一些有些模糊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到宫廷教师的收入并不可观。1502年4月29日，支付给约克公爵的老师的报酬仅有40先令，此时约克公爵代替去世的亚瑟王子成为亨利七世王位第一继承人。1502年6月25日，王子的老师获得4英镑报酬。1502年7月2日，一位苏格兰教师仅获得20先令的报酬。宫廷教师的报酬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师罗杰·阿斯坎也认为薪资过低。1567年，罗杰·阿斯坎向女王索要更高的报酬，但女王拒绝了阿斯坎的请求。<sup>⑦</sup>16世纪，艾略奥特分析王国内优秀教师少的原因时，他直接指出：“毫无疑问，这个王国里有许多博学之士，如果教师的名字不那么受人鄙视，如果他们的劳动能得到丰厚的报酬，他们就足以引导他们的听众学习优秀的知识。”<sup>⑧</sup>

虽然宫廷教师的待遇并不好，但是并非无半点好处。国王为了表示对王子教师的嘉奖会授

<sup>①</sup> 都铎王朝之前不仅有贵族总督被称为教师，还有专门教授知识的人被称为教师，都铎王朝时期的教师更多是指有知识且专门传授知识的人。对总督而言，王子的教育仅是工作任务之一，他的“薪资”并不以直接教授王子为定，总督作为贵族，他受固定的俸禄。如果宽泛地将贵族总督的俸禄与都铎王朝时期教师比较，则不够准确。为了更准确呈现都铎王朝前后教师的薪资变化、更好地说明即便是知识而非军事更被强调的都铎王朝时期，负责教授王子知识的教师在薪资待遇上都没有得到明显提升，本章的宫廷教师不考虑身为贵族的总督。仅本章的宫廷教师，不论所讨论的是都铎王朝前或都铎王朝时的宫廷教师，均指直接教授王子知识的教师。

<sup>②</sup> Sir Harris Nicolas.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 Volume III). [S.l. : s.n.], 1834, p. Preface70, Chronological Catalogue of the Articles Relating to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ix 39.

<sup>③</sup> Sir Harris Nicolas. Proceedings and Ordinances of the Privy Council of England ( Volume IV). [S.l. : s.n.], 1835, p. Chronological Catalogue of the Articles Relating to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the Six 5.

<sup>④</sup> The Deputy Keeper of the Records. Calendar of the Patent Rolls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D. 1467-1477.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00, p.592.

<sup>⑤⑥</sup> Dabis R. Carlson. Royal tutor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91, 22(2), p.259.

<sup>⑦</sup> Edward E. Gordon, Elaine H. Gordon. Centuries of Tutoring: A History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p.93.

<sup>⑧</sup> Thomas Elyot. The governor. London: J. M. Dent& Sons Ltd, 1962, p.58.

予他们其他职位。理查德·考克斯在担任爱德华六世老师期间，也是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王子在情感上依赖陪伴自己长大的教师，会在成为国王后也赏赐自己的教师。曾经教亨利八世法语和鲁特琴的老师贾尔斯·迪尤斯（Giles D. Ewes）被国王亨利八世任命为里士满图书馆馆长，他将从布里斯托尔港的海关收入中获得10英镑的年薪。<sup>①</sup>爱德华六世与其导师约翰·切克的关系亲密，约翰·切克“总是在王子身边，无论是他的私人房间还是在他的教堂里，无论王子去哪里，他都给他讲故事和教他知识”<sup>②</sup>。爱德华六世即位后，约翰·切克于1553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教务长，并于1547年、1552年、1553年担任国会议员。1551年，爱德华六世封约翰·切克为爵士，后又任命其为财政大臣、内阁秘书和国务大臣。

### 结语

在文艺复兴的影响下，英格兰宫廷教育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宫廷教师的变化。中世纪时期，宫廷教师形成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上层是一位负责王子日常生活的贵族总管，下层是由总管聘请的非贵族且在更多情况下并非著名学者的教师；都铎王朝时期，总督角色被淡化，宫廷教师是博学的人文主义者。就教师的教授内容而言，中世纪时期，锻炼王子的身体使其具备军事技能、规范王子的行为举止使其具备良好的礼仪是宫廷教师的重要任务；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侧重王子的智识教育。在教育王子的过程中，中世纪时期，体罚是重要的教育方法；都铎王朝时期，宫廷教师强调用温和引导的方法吸引王子的学习兴趣。

从这些改变来看，都铎王朝时期，培养王子智识的教师及其教育理念似乎被重视，但是进一步分析可见，宫廷教师一直以来惩罚王子时持谨慎的态度，并且教师在本职工作上获得的薪酬微薄。这些揭示宫廷教师尤其是负责传授知识的教师的地位从未真正得到提升。如果教师的地位并未提升，那如何解释有文化的教师在宫廷教育中的角色越发突出？为什么伊丽莎白女王一边拒绝罗杰·阿斯坎增加薪资的请求，一边在其死后发出“宁愿失去10 000英镑，也不愿失去她的老导师阿斯坎”的哀悼？

种种矛盾的背后，是统治者维护王权这一根本动力驱使的结果。在动荡年代，国王依靠军队、武器与杀戮强迫人们服从，依靠威慑完成稳固王权的终极目标，而武力的镇压并非长久之计，沟通、协商和颁布法令则是国王巩固其统治的主要方式，而后者则需要知识的助力。统治者重用教师，正是看出知识服务政治的可能性。

让贵族成为贵族，是宫廷教育的本色。无论宫廷教师是否意识到，宫廷教育已经帮助实现这一点。亨利八世和蒙特乔伊勋爵威廉·布朗的对话一方面展现亨利八世对知识与学术的重视，另一方面展现王公贵族对于宫廷教育的最终定位，展现知识教育的最终指向，即政治。<sup>③</sup>

<sup>①</sup> Robert Hutchinson. *Young Henry: the Rise of Henry VIII*.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p.134.

<sup>②</sup> John Stripe. *The Life of the Learned Sir John Cheke, Kt. First Instructer, Afterwards Secretary of State to King Edward VI*. London: the Rofe in St. Paul's Churchyard, 1705, p.29.

<sup>③</sup> 几天前，当王子说他渴望成为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时，我说：“我们不指望你这样做，我们指望的是你应该培养和鼓励那些有学问的人。”“当然，”他回答，“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几乎无法生存。”转引自Dabis R. Carlson. Royal tutors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1991, 22(2), p.253.

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亨利八世善于借用人文主义知识进行政治斗争。他引用伊拉斯谟关于基督教王子在其领土内捍卫宗教责任的论述，为自己侵入教士领地的行为辩解。对于婚姻问题，他以《圣经》为名，宣称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婚姻违背了《圣经》的戒律，他的离婚是上帝的旨意……在每次都铎王朝君主与教师的互动中，权力对知识的利用以及与知识的合作都显现出来。无论统治者表面上如何展现对知识的尊重，当知识干涉王权时，知识便不再重要。

在这种理解之下，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国王和女王所做出的与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仁慈博爱相悖的行为即可被理解。“尽管伊丽莎白似乎很喜欢她的家庭教师阿斯坎，她的哥哥爱德华对失去切克的想法也让人非常感动。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丝毫接受人文主义人生观的迹象。伊丽莎白对语言、历史和地理的了解无疑使她成为一位更称职的君主。都铎王朝的利益凌驾于伊拉斯谟、维夫斯、艾略奥特、莫尔和他们自己的导师的哲学之上。他们都是绝对的独裁者，随时准备使用权力。”<sup>①</sup>

(责任编辑：杨 燕)

## Study on Court Tutors in England During the Tudor Dynasty Period

Wang Xinlu, Zhang Binxian

**Abstract:** During the Tudor Dynasty period, the source of court tutors, the contents they taught and the way they disciplined were all chang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ism, and the court tutors who taught cultural knowledge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However, their salary wasn'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contradiction shows that we should re-recognize the status of knowledge and court tutors who impart knowledge.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and presenting this contradiction and analyzing the court's real understanding of tutors and education reflected behind i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court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rethinking the real influence of humanism on court education, and also provide a channel to reveal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ship and knowledge.

**Key words:** court education; tutors; status of tutors; prince education

---

<sup>①</sup> Edward E. Gordon, Elaine H. Gordon. Centuries of Tutoring: A History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p.104.